

诗旅奉化

覆船山

高鹏程

时间过于久远,让一些真相变成了传说。

也把一个名叫夏墓渡的渡口变成了河姆渡。

当我摆渡姚江,来到南岸远眺覆船山,像一艘绿色的船,静泊在时间的深海。

山顶雾气依旧氤氲,类似你头顶的白雪

也类似当年的天下运势,一个又一个谜团。

“君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”而在二者之间,即便睿智如你也仅仅,多看了二十年。

但现在,时间已经过去两千多年。

大隐、古林、黄贤,你生前归隐

的地方如今声名日显。惟有你归葬的覆船山

它的确切方位、命名由来成了另一个诡异的谜团。

八百余年后另一位帝王主动说出了它和水之间的秘密。

这些也许你早已明白。

但它具体的方位依旧众说纷纭。

我曾去过就近的一座,静伏于象山港畔

现在是盛世,象山港海晏波宁覆船山,它已不在水中行走它已经摆脱了那个简单的隐喻

它的隐与显,已经与潮水的起伏无关。

诗外音:

大凡有点中国文化常识的人,恐怕没有人不知道河姆渡的。作为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,它的稻作农业、干栏式建筑、纺织和水上交通方面的考古发现,让中华文明的源头从之前单一的黄河流域,扩展到了长江流域。

学生时代学历史,有关河姆渡文化的相关题目是必背必考的,几乎算得上烂熟于心。但那时从未留心过“河姆渡”一词的意思。有人问起,自以为是地想,姆者,女师也。河姆,被我想当然地理解为河边的某个年长的妇女,河姆渡当然就是她家附近的渡口。

这个误解直到很多年后才消除。

到奉化后,有一次偶尔查阅有关夏黄公的资料,才发现,原来河姆渡是夏墓渡的谐音。而夏墓,就是夏黄公的墓家。

夏黄公,姓崔名广,字少通,奉化大里黄贤人,秦汉之际著名隐士,与绮里季、东园公、用里并称为“商山四皓”。秦末天下大乱,四位老隐士为躲避战乱隐居商山,汉高祖曾召入宫廷辅佐太子。

有关四皓出山辅佐汉惠帝刘盈的情况,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里面有更详细的记载。大意为:刘邦曾多次相邀他们四人出仕,但都被拒绝。后刘邦欲改立戚氏所生的赵王如意为太子,吕后听了很着急,张良就献策请来四皓以辅助太子,终于使太子地位得以保住。但在太子刘盈即位后,朝政大权旁落其母吕后,四人预感报国无望,又重归深山隐居。

据说夏黄公后来回奉化大里乡隐居,并在鄞西一带行医,终老于黄古林(一说终老于夏禹故里今四明山石钜村),享年九十岁,葬于余姚姚江南岸的覆船山(又有一说归葬于奉化大里黄贤)。村民为纪念他,将覆船山附近的一座渡口称为夏墓渡。因当地方言“夏”“河”音似,慢慢谐音为河姆渡。

有关夏黄公,还有几个枝节可以岔开一说。一是据说他和那个著

名的“圯桥三履”故事中的黄石公实为同一人,但也有人坚决否定,甚至对夏黄公是否确有其人持怀疑态度,有人还援引文献考证出商山四皓其实原本只有两个人。二是有些观点认为夏黄公确有其人,本是齐国人,但在当时落后的交通条件下,他到底有没有千里迢迢到过浙地却是个问题,而他的墓葬究竟在何处,更是一则谜团。

无论传说还是文献记载,历经岁月变迁,难免真真假假。何况也不排除有人为删改以致讹传讹。自古至今各地都有抢占名人资源的情结,把一些名人事迹传说和所在地域风物关联起来,以增添所在地域的文化厚度。反正对方也拿不出什么真凭实据,那么大家不妨资源共享。久而久之,自然真假难辨。

我无意做考古评述,这不是诗歌的任务,诗歌要捕捉的,是隐藏在历史文献缝隙里那些神秘的细节,探究事物背后的神秘意味。

在查阅资料时,我对有关史料文献中屡次提到的覆船山产生了兴趣。

覆船山,最早最负盛名者,在安徽境内。后来周边各处多有同名者,其源头皆出于此。安徽境内的覆船山原名羽山,俗称歙县南山,位于黄山歙县金川乡,现被开发为“天奇境·搁船尖”。《四库全书》卷四,徽州大儒郑玉师山集记载:“歙南有山,特起介乎,徽杭建德之交,曰覆船山者,为一方祈祷之处,神龙之所宅也。”当地方志载曰:“东西二天目,黑白二徽山,始尽发其灵秀。”

由安徽覆船山衍脉,江浙闽江河沿海一带,多有山峰以此名之。较为有名的,有福建惠安县西、建瓯市南、上海青浦、余姚河姆渡南岸以及象山港畔的覆船山。根据现在可查的资料,无法判定余姚覆船山是因夏黄公名之还是在此之前就名存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夏黄公选择此山作为自己的长眠之地,是“当有深意存焉”。

首先,覆船山的命名大有来头。传说是大禹所乘之船,巨浪翻船而化。《太平御览》引《十道

录》中的记载更早:“覆船山,尧遭洪水,维舟树下,船因覆焉。”这里无论尧还是禹,都是上古传说中的帝王至尊。

而在后世的演化中,覆船山的地位可谓有增无减。覆船山以其位置地势险要,集“奇、门、遁、甲”之象于一身,历来就是秘密练兵之地,也是僧道之人修身隐匿之所。到后期,逐渐发展成一个完整的儒、释、道、山越四位一体的军事和文化一体的圣地,也被视为“龙兴之地”。读过明史或者看过通俗武侠小说《倚天屠龙记》的读者应该知道,搁船尖上的光明顶是明教的发源地和总舵遗址。因为暗藏了太多难以言说的秘密,后来被朱元璋封山600年。

覆船山一名,在释道学说里,本身就隐藏着“救倒悬器”“救倒悬山”的意思。覆船山的极高处名曰搁船尖,代表以大智慧登彼岸,也是回家的意思。作为一代大儒和深谙道家堪舆风水之术的夏黄公,不可能不知道它的来历,以及墓地的选择对于后世的意义。可以说,这个山名,既隐含着朴素的真理,也暗藏着诡秘的算术。即使从最简单的水与船的自然辩证法里去体会,魏征在《论政体》一文中说:“君,舟也;人,水也;水能载舟亦能覆舟。”夏黄公肯定知道这个道理,因为类似的言论,其实有着更早的源头。

战国时,邯郸籍著名思想家荀况,在他的著作《荀子·王制》篇中,说:“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;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。”而荀子的表述又源自孔子的观点。《荀子·哀公》篇援引孔子与鲁哀公的对话:“且丘闻之,君者,舟也;庶人者,水也。水则载舟,水则覆舟,君以此思危,则危将焉而不至矣?”

大道至简。孔子、荀子从自然界领悟到了民众的力量,并且看到了这种力量和统治者相互依存的关系。这个观念,对历代统治者处理君与民的关系,无疑起到了积极的警示和诫勉作用。

夏黄公所在时期,距离孔子的时代并不遥远。他肯定了解并理解水与舟、民与君的关系,并且作为儒

道中人,遵从“天下有道则显,无道则隐”和“从道不从势”的准则安身立命。在王道不存的年代,他们归隐。在天下需要的时候,他们又“仁以为己任”毅然出山。

商山四皓之所以愿意辅佐刘盈,并不是刘盈确有仁义之心和可塑之才,而是看到了天下初定,如若太子遭遇废弃可能引发的乱象以及由此带来的兵燹之虞,故而出手相助。一旦功成即刻身退,实现“达兼穷善”的目标。

后来,汉惠帝刘盈即位,因缺乏治国理政之才,权柄落于吕后之手。但此时四皓已经各自归隐,天下大势已定,遂不再出。夏黄公最终归葬覆船山,让整座山成为一个符号、一个警示,提醒着现世和时间之河里如过江之鲫的来往之人。

山似舟航压众坡,静为平地动为波。桅樯不藉瞻鸟首,争奈风帆百尺何。

在尚桥,同样有一座覆船山,距离夏黄公故里裘村黄贤数十里,距离象山港也不算远。黄昏之际,当我来到象山港畔眺望,覆船山已经与海岸隔开一段距离。但依旧能想见它曾经矗立在海边的样子。沧海桑田,也许两千年前,象山港的海波,曾在它的脚下起伏。而此刻,在夕阳映射下,像一个明亮的细节,吸引我去反复探究。而当光线下沉,暮色到来,它暗下来的身影,像一座暗礁,隐藏在时间的深海。

或许今天的大多数人,已经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深究那些历史暗缝里的意味。遍布于各处的覆船山,有些已经被谐音为福泉山,有些讹化为福寿山,失去了它原有的用意。但是,山水有大美而不言,而其深意自存焉。总会有人挑灯夜读,在史书的缝隙里去解读那些隐藏在其中的意味,总会有人,在又一次一次的苦旅中,去探测那些隐藏在激流险滩之间的秘密。然后,在人心和人心的江湖里,竖起覆船山高耸巍峨的身姿,让它再次成为一个明亮的细节,一个深度的隐喻,向滚滚而逝的时间之流,发出庄严的晓谕和警示。

立秋时节风未凉

潘玉毅

立秋已过,风还是温热的,地面还是滚烫的。太阳当空高照时,蝉还在树上抒发情感,声音在这棵

树与那棵树之间来回盘旋,给人的感觉就好像它在高喊“我热”,而且势头丝毫不逊色于层层翻滚的热浪。这样的立秋,与人们印象中的秋天似乎很难联系起来。

其实仔细想想也好理解:立秋,立秋,节气以此为名,可见秋天还没有真正到来。就像人们立目标一样,如果目标已经达成,又何必再去立旗帜、喊口号呢?立秋,实际上是夏秋之间的一个过渡,上承夏天的元素,下启秋天的密码。

这个时节,离出伏还有好些距离,但总算是看见了希望,人们的心里也因此多了些盼头。就好像一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路,虽然仍在途中,未至终点,不过终归离目的地近了一些,所争的不过是时间问题。

这个时节,午后及傍晚的雨还是一阵接着一阵,就像地面的热气一样,如蒸似煮,久久不见消散。溽暑难消,每至晌午,化作沉沉的睡意,袭上人们心头,所以午觉还得接着睡,白日梦还得接着做。

这个时节,台风宛如一个性

格阴晴不定、脸皮又很厚的远房亲戚,不管你欢不欢迎,每年它都要来走上几遭,有时行至半路就回去了,有时要一连扫荡好几个省份。它若心情好时,会赠与主人家一些礼物,比如丰沛的雨水,顺便给“秋老虎”降降温,但是它若心情不好,所过之处如同遭遇兵变灾劫。

这个时节,角落里藏身的蟋蟀“啾啾”“啾啾”地叫着,时而在草地里,时而在灶根间,声音急切,听得出它们渴望秋天到来的迫切,或者说,它们正在为飒爽秋天的登场提前作预言。

这个时节,虽说暑热还在收拾行囊,尚未离开,秋凉也不曾准备妥当,立时抵达,但是夏天的虫与秋天的虫已经陆陆续续开始“工作交接”,夏天的风与秋天的风也常常在去来的路上意外相逢,就好像有人预先通知了似的。

事实上,古人所谓的秋并不单指季节。《说文解字》有载:“秋,禾谷熟也。”意思是说,秋乃丰收的象征。从这个角度出发,也就不难解释为何立秋到了,天气仍不见转凉。

立秋往后,果蔬渐次成熟,农人便要准备忙碌了,但见他们摩拳擦掌,一边口中喊着“热煞人啦”,一边脸上流露出丰收的喜悦。

冷落的景点

王天苍

我有个坏习惯,凡去过的地方视为故地,除故乡外,其他地方无论风景如何美不胜收,都不愿重游。这回,有位朋友邀请我参加一个会议,地点在“建德航空基地”,还说顺路可游览桐庐“瑶琳仙境”,这两个地方我都去过。因为是要去参加会议,加上几个月在家躲避疫情,出去换下脑子机会难得,便欣然报名。

车到目的地,夕阳已驾西山。1965年,我在那里当兵时曾去过,对外很保密,我们走马观花,没有多少印象。基地旁边是“东方红”号火车头还有记忆,顿时萌发新鲜感和亲切感。

航空基地像出阁的少女那样改头换面,不再是制造飞机零部件的单位,摇身一变,成为旅游景点。据说,旅游旺季,卧在铁轨上的“东方红”号火车头和挂在半空的飞机模型成了游客热门话题,招引各地游客,人挨人,推推搡搡,进进出出,酒店紧张得无法满足需求,不少人在居民家住宿。

今年初,受疫情影响,旅游业

一落千丈。售票处、人行道、观览场地、进出口及各酒店冷落。游客寥寥无几,偶然看见,如溪沟里的小鱼那样游东漂西,屈指可数。

“东方红”号火车头仍立不败之地,如同一位坚守岗位的战士,孜孜不倦地守护着。夕阳把它映照得熠熠闪光。其实,旅游业一落千丈,非一时一地,如何起死回生是个学问。那天,我们走进一个大厅,房间结构及未驳落的标语口号明显告诉我们,厅内虽像老妇脸孔那样布满皱纹,但仍保持当年的时髦模样。会后,看见广场上飞机模型挂在柳树上,“东方红”号不再吞吐云雾勇往直前,猛然想起航空基地开发成旅游景点,即使赚到一点钱,对国防建设有多大影响?倘若今年不防控疫情,这个旅游景点能继续赚钱吗?这些疑虑给我带来一种莫名的重压。我问身边一位同伴有何感想,他说,你自寻烦恼,有何相干?他说得我张口结舌。

景点冷落,反而有利于睡眠,既无人喧嚷,又无车辆噪音,安静得与世隔绝一般,假如窗外梧桐树上没有鸟群吵闹,我能一觉睡到中午。

田埂日记

原杰

牛羊是常客
走路大模大样
野猪麂子偶尔下山
来去匆匆
路边街坊粉蝶和青蛙
一天到晚闲逛打鸣

太阳从睁眼开始管理
一切井井有条

要是它休假或者出差
便会出现状况
雨打折了草 水冲出了坑
冰布下一个个陷阱

不要紧
风是长期修路工
只需片刻便能清理砂石
扶起小草
至于那一个大水坑
当然得加班赶夜工



湖边一景

YYF 摄

三味书店 · 您的精神家园

关注我们
时刻掌握三味好书推荐
三味讲座/新书发布等活动
订阅号内微店上线
足不出户,送货到家

宁波三味书店有限公司

地址:宁波市奉化区桥东岸路175-195号
联系方式:0574-88571555 88881168



三味书店
sanwey bookstore

